

甯不死屈



屈不死甯

(家一斯拉塔)

著 夫 托 巴 爾 郭
譯 浩 昌 陳

(版三第)

版 出 局 版 出 籍 書 文 國 外

科 斯 莫 。 年 一 五 九 一

譯 浩 昌 陳

這的著所夫托巴爾郭
「屈不死甯」說小部
民人聯蘇獲榮曾
頒年六四九一會員委
金獎林大斯等一的御

第一部

(一)

老是向東去，老是向東去：就沒有一輛汽車向西去！

輜重車，乾草車，空子彈箱車，衛生車，無線電箱車一羣羣開過去；疲困不堪的馬匹重步重步地踏着；風塵僕僕而形容憔悴的人們抓住砲架，蹣跚地走着，——老是向東去，老是向東去，都經過奧斯特崗，往克拉斯諾頓去，往卡門斯克去，往北頓涅茨河以東去：一去就無影無蹤，好像那暴戾的褐色塵土把它們吞噬了似的。

到處都是驚慌不安，只聽得罵叫聲，呻吟聲，車輪軋軋聲，鉄器吱吱聲，人衆咒罵聲，傷兵叫苦聲，兒童啼泣聲，看來，就好像是這條大路在車輪下面唏噓嗚嗚，驚惶莫測地沿山坡中間奔去一樣。

當這一九四二年七月的一天，在奧斯特崗近旁，祇有一個人形容上是很鎮靜的——這就是老人塔拉斯、雅村珂。他重沉沉地扶着手杖，站在那裏，神色森嚴，目不轉睛地監視着周圍所發生的一切。他整天裏沒有說過一句話。祇是皺着白眉，瞪起黯眼，望着這條

飽受驚慌的大路在那裏遑遑似的奔馳着。在旁觀者看來，彷彿他是個鉄石心腸的人，對眼前一切都是漠不關心的。

但是，在路上這羣東奔西竄的人們中，大概就沒有一個人的心靈是像塔拉斯的那樣因熬苦受難而哀號啜泣的。「這是怎麼一回事？同志們，這是怎麼一回事？——他想道。——我呢？我怎樣呢？我身邊又有婦女，又有孫兒，能逃到哪里去呢？」

一羣汽車披塵破霧的從他身旁駛過去了，——老是想東去，老是想東去，——塵土拂上白楊，樹成了灰色，重沉沉的。

「我又怎麼辦？難道站在大路上，揮起雙手，叫着：——請站住，你們往哪兒去？你們逃到哪里去呢？——或者跪在大路中間，跪到灰塵裏，吻着戰士們的皮靴，懇求他們：不要走掉啊！既然我們老的小的都還留在這裏：你們怎敢單自走掉！」

然而各種輻重車輛還是接連不斷地馳着，——老是想東去，老是想東去，——都沿着佹佹的大路，冒着風塵，往克拉斯諾頓去，往卡門斯克去，往北頓涅茨河以東去，往頓河以東去，到窩爾加河東岸去。

當輻重車輛拉成一綫依然沿着那佹佹的大路行進時，在塔拉斯老人心目中，總還閃爍着一點點的希望。好像東面什麼地方從塵霧迷漫中，忽然出現了縱隊，迎着這人潮開來，那些雄糾糾氣昂昂的壯士駕起坦克，照直向西駛進，所向披靡，銳不可當。祇要這綫兒綿延

着，祇要它不斷掉才好；然而這根綫是越來越細了。如果它一旦斷掉，那時又：『關於』那時又：『這層，塔拉斯連想都怕想得。那就會是大河阻隔，丟在這岸的是帶着孤苦無告的婦女和孫輩的塔拉斯，而那岸某處，則是俄羅斯，從軍的兒子們以及他——塔拉斯六十年來所希望所關懷所朝夕奮鬥的一切。但是這點是好是不想吧。不想，不聽，不說。』

塔拉斯回到自己石灘城來時，已是暮色蒼茫了。他穿過全城，到處都變得不認識了。城裏空空如也，一片死寂。此刻他就像是走進一所人們匆匆搬走了的住宅裏一般。電桿上的斷電線搖來擺去。碎玻璃片散在滿街。處處是焦煙氣味，燒燬了的紙灰瀰漫空際，紛紛向屋頂墜落。

然而石灘城仍舊是一片沉寂。祇有民房的麥稽屋頂淒涼地蜷縮着。院內繩子上晾的衣服在迎風飄動。照在白襯衫上的斜陽好像血跡一般。隣居正在台階上昇火炊，含有一股焦煙和火藥氣味的空中，突然奇怪而又愉快地繚繞起一縷火炊煙子。好像此刻塔拉斯老人不是從奧斯特崗歸來，而是從工廠內下工回家似的。門前花壇內的紫羅蘭迎晚開放，這是晚間才香的花，這是工人的花。

塔拉斯聞了聞他從小就很熟悉的這股香氣，陡然間，突如其來地斷然想道：『該活下去！……要活下去！』——接着就走進屋子裏去了。

一家人都是默默無聲地迎着他。他朝全家人——上自老妻伊甫洛森娜，下至小孫女瑪麗

亞縱眼一望，頓時就了解到：此刻他們除掉他這老祖父以外，世上是任何人也沒有了；現在他獨自一人要對全世界，對所有的人，肩負着全家的責任，肩負全家中每個人的責任，肩負他們生活上的責任，肩負他們精神上的責任。

他把手杖一放到房角上的原來地方，就極力鼓起勇氣說道：

——不要緊！不要緊！我們定要活下去的。總有法子活下去的：——立刻就命令家裏存起水來，關上窗葉，閉緊大門。

然後他就朝那十三歲的孫子連卡掠了一眼，格外嚴肅地補上一句：

——未經我的許可，任何人——任何人！——也不准出去！

夜間，響起砲來了。一連響了好幾個鐘頭，石灘城這棟老舊不堪的小屋子此刻總在顫抖，好像是在打寒噤一樣。屋頂上的欽葉坼裂的響，玻璃全在哀鳴。後來，砲聲停息了，馬上就是最可怕的——一片靜寂。

忽的連卡從街上跑回來了，他光起一個頭，大驚小怪地叫道：

——噯呀，爺爺！德國鬼子進了城！

塔拉斯爲了預防女人們叫喊哭泣，立即厲聲向連卡喝道：

——小聲！——並且伸出指頭嚇他。——這不關我們的事！

——這不關我們的事！

大門門起來了，百葉窗也關緊了。只有從縫隙裏微微透進來的幾縷陽光，在地板上掙扎着。世上是一無所有——既無戰爭，又無德寇。雜物房裏有老鼠氣味，廚房內有生麵團氣味，塔拉斯房間裏有鉄器和松木鉋片的氣味。

伊甫洛森娜爲節省燈油起見，祇在天斷黑時才把神燈點燃，每次都要嘆訴一聲：「上帝，饒恕吧！」。一架帶有斯哥伯列夫將軍騎像的舊掛鐘，在那裏慢慢走着，它仍然和從前一樣，每天要慢半個鐘頭。見天早上塔拉斯要移動一下分針。一切仍舊——既無戰爭，又無德寇。

然而滿屋子裏都是驚心動魄的吱噠聲，嘆息聲，細語聲。塔拉斯明明聽得到處都傳來有啞啞的耳語和抑制的啜泣。這是連卡從街上聽來了消息，躲在房角上同女人們唧唧咕咕，不讓爺爺聽見。而塔拉斯也就裝作是什麼都沒有聽到的。他一點也不願聽到，但是又不能不聽。其實，所有的話都從這老牆壁的縫隙中鑽到他耳朵裏來了：槍斃人：毒打人：趕走人：他當時氣得怒火騰騰，猛然往廚房裏一鑽，涎沫直噴地嚷道：

——住嘴，你們這班鬼婆娘！打死了誰呀？槍斃了誰呀？死的又不是我們。這不關我們的事。——說罷，他把廚房門一摔，就回到自己房裏去了。

以後，他就成天一個人關在自己房間裏，這做那做：鉋呀，鋸呀，粘呀。他製造了一生的東西，已經成了習慣，無論火車頭輪子也好，小迫擊砲也好，他樣樣都做。他不勞動就過活不下去，猶如有些抽煙的人沒有煙吃就過活不了一樣。勞動是他的心靈、習慣、熱情所競就要求的。那知現在他這雙全能可貴的手，誰也不需要了，誰也用不着他來製造車輪和迫擊砲了，可是無用的東西，他又不會做。

於是他就自出心才地造出些煙嘴，梳子，打火機，縫針等等，——老太婆就把這些東西拿到市場上去換麥子。滿城裏沒有烤好的麵包，也沒有麵粉。市場上祇有麥子賣，按杯出售，好像從前賣麥子一樣。他用木板、齒輪和鉄軸三種東西，造出一盤手磨來磨這麥子。當手磨造成之後，他對着他的傑作望了又望，然後苦笑一聲，說道：「好一架組合機！工程師庫卡伊同志呀，要是你望望我，看見我這種情形，我們定會同聲一哭，哭我的老年和天才就這樣浪費掉了啊！」。他把手磨交給他的老太婆，並叮囑一聲：

——不要弄壞了！等我們人回來時，好拿出去給他們看。交到博物館去，陳列在穴居時代部裏。

他特別熱心和聚精會神來製造的就是鉄鎖與門門。每天他都在構想那些更巧妙、更周到、更可靠的百葉窗上的套扣，門上的鍊子、鉄鎖和門門。他把昨天安上的都拆下來，又裝上新的，試了又試，稍不合式，又去發明別的。他想方設法來改善親手造出的這套門門，

宛如戰士們在塹壕裏改善自己的防禦工事一樣，——每天都是如此。老太婆收起那些陳舊了的鎖，携往市場上去。頓時就賣光了。人的生活簡直變成了狠的生活，每個人都想更可靠地關緊大門，藏在自己的穴洞裏。

有天晚上，一個隣居來扣塔拉斯家裏的門，塔拉斯站在門內嚴格地盤問了好久，問他是什麼人，來幹什麼事，然後才無精打彩地去動手開門：鐵鎖開得噹噹作響，鍊子嘩喇的落下，門門砰然一聲退開了。

——碉堡，——隣居一進門，就朝門門上一望，說道。——塔拉斯，你這不是住宅，簡直是個碉堡。——隨後就到房裏問候了女人們一聲。——防軍也是這麼森嚴。這位——他指着運卡說，——就是防軍的主腳麼？

塔拉斯怪不喜歡這個隣居。他們牆靠牆的住了四十年，就吵鬧了四十年。在塔拉斯看來，他這人太靈活，太性急，愛嚷愛鬧，閑話又多。塔拉斯所喜歡的是那種從容不迫，按部就班的人。尤其是此刻，他連什麼人都不願意看見了。現在有什麼談場？他噓了一口氣，祇準備來聽聽罷了。

那知隣居一坐到桌子跟前，半天一腔不開。看來，環境也在拘束他，他自己也老成持重了起來。

——塔拉斯，你就防禦起來了麼？——他終於問道。

塔拉斯兩肩一聳，默不作答。

「喂！你就準備這樣坐在屋裏麼？」

「是，就這樣。」

「喂！塔拉斯，你連一個活的德寇也沒有看見嗎？」

「是，一個也沒有看見。」

「我可看見了。真是不看的好！——他揮一揮手又不做聲了。坐着，搖頭，擤鼻涕。」

「滿城都是警察，——忽然他又說道。——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一個也不顧。」

這般傢伙我們連見都沒見過。

「這不關我們的事，——塔拉斯嘟囔一聲。」

「是呀！不過我說一句：出現了很多無恥的人。」

「大家都在打算，怎樣救自己的性命，其實應該想想，怎樣救自己的心靈。」

「是呀！」

他倆又沉默無語了，沉默了好久，並且兩個人都在想同一件心事：怎樣活下去？怎麼

辦？將來怎樣？

「據說，——」隣居低聲懶氣地說，——「德寇要恢復一個工廠！」

「哪個工廠？」——塔拉斯驀地一驚，問道。——「我們的麼？」

「就是！——除了我們的，還有別個不成！」

——那決不會！德寇又到哪里去找人手呢？

——就強迫你幹。

——強迫我麼？——塔拉斯慢慢搖了搖頭。——這工廠是我親手造成的，我又親手把

它破壞了，免得落到德寇手中。他們要我幹，我決不幹，就寧可讓我的手乾枯掉。

——他們能夠強迫你幹的，——隣居輕聲反駁一句之後，站起身來。這駝背老漢就來與主人告別。

——喂，少陪了，塔拉斯。好好活下去吧。坐着好了。橫豎你有很森嚴的防軍，——他愁悶地戲謔一聲，腳已經走到門邊了。

塔拉斯一送他之後，就仔仔細細地把大門關上，門起全門，鎖上加鎖。他咕噥了一句：「這不關我們的事！」。然而這並不是真話。隣居傳來的這個消息太關切他了。大門固然可以鎖上，心靈又怎樣鎖得住呢？

家庭和工廠——這就是塔拉斯底生命所在。此外則一無所有。家庭和工廠。現在又剩下什麼呢？家庭麼？我的兒子，我的匠徒，他們又在哪里呢？兒子一個不在家。剩下的全是女人。「森嚴的防軍」。工廠麼？我的工廠，我的車間，我的老庚們又在哪里呢？工廠沒有了。瓦礫堆。烏鴉窠。

那麼，剩下的又有什麼呢？祇有一個東西——信念還在。我親手造成的，我親手破壞掉的，我還要親手把它恢復起來。德寇，這無非是瘟疫，是災星，現在猖獗，很快它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的。這不過是一時的災禍罷了。

但此刻，塔拉斯是破天荒第一次的驚惶想道：「能會長此下去麼？……」他即時又拋棄了這個念頭。認為「這是決不會的！」。但是這個念頭硬鑽進他腦子裏：「能會永久這樣麼？真的，工廠也同從前一樣開工？真的，也許格特曼或他的承繼人再回到廠裏來麼？真的，像是什麼都沒有過——既沒有過沃羅希洛夫，巴荷明珂這班人，也沒有奧斯特崗這個地方，既沒有一九一八年的長途征戰，又沒有一九二一年的饑荒時日，也沒有一九三一年的勞動突擊之夜麼？」他就在房間裏踱來踱去，想的還是一件事情：「難道永久會這樣麼？難道找得到無恥的人手麼？」馬上他又回答自己說：「也許找得到，但是找不着我。我的兒子們沒有守住防線，我定要守住，我硬要等到那天」。此刻他依然在房裏踱着不休。舊地板在他的沉重脚步下啞啞發響。那架有斯哥伯列夫將軍馬蹄踏着的舊掛鐘的鐘擺，帶着沉重的聲音動個不休，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三)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每逢早上正六點鐘，塔拉斯房裏的鬧鐘急劇刺耳地一鬧，就把他鬧醒了。老人一躍而起，可是馬上又想到：並沒有什麼急忙的必要。但他已經起床了。第一件大事是對鐘，他

把那掛鐘上慢半點鐘的分針向前移準。白天一開始，驚慌就隨之而來。每天都有新的驚慌發生。

德國人宣佈，所有城市各機關中從前的工作人員，一律要到職工作。塔拉斯第二個兒子安得列之妻安托琳娜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但他只是迎手一揮：

——這不關我們的事！

——可關我的事呀！——她怯然反駁道。當德寇未來之前，她是市政局住宅管理課的會計員。

——不相關，不相關！——塔拉斯朝她猛吼一番，再也不願聽這樣的話了。

過了幾天，安托琳娜接到了召帖。市政局嚴厲地要她去上工。「開始了！——塔拉斯心裏一楞。——來尋找無恥的人手了！」。他奪去安托琳娜手上的召帖，揉成一團就扔掉了。

——我們家裏的人，一個也不得替德寇辦事！一個也不！——他常着安托琳娜叫道，好像她是罪不容誅似的。——既決不許你幹，也決不許我去。明白嗎！

那知又過了幾天，石灘城這間小屋門上搥得直震。來了警察。塔拉斯那套堅固門門也無濟於事——只好開門。

他們走進他的屋子，就像是到了自己家裏一樣，帽子也不摘，黑軍大衣也不脫，就照直往房裏闖去。他們連望都不望塔拉斯一眼，毫不客氣的就往凳上一坐。

——誰是安托琳娜？

——我，——安托琳娜周身發抖地回答了。

——身份證！

她交出了身份證。一個紅頭髮的獨眼警察抓到身份證，就塞進衣兜裏去了。隨後他一言未發，站起身來，逕直向大門口走去。

——身份證呢？——安托琳娜追問着。

——到勞動介紹所去取。

塔拉斯氣得雙目發怔，忍無可忍，滿想來打個抱不平：

——沒有請教，老總！

那知那警察把他僅有的一隻眼睛瞥了他一眼，叱道：

——這不干你的事，老傢伙。很快就要輪到你頭上來的。我已經注意到你了！——接着把大門一拉，拉得鎖鍊嘩啞亂響。——唔，你還想閉門拒官呢！——說完就走了。

這齣戲只演了五分鐘，然而在塔拉斯看來，彷彿有二十五年之久，簡直像是把他一下扔到二十五年前的場合上，又像是那時石灘城的半夜敲門的故事，門外嘶聲叫道：「電報！」並且還有馬刀碰着馬靴的啞啞聲。

——我原來以為，——他吸起嘴巴，搖頭說道，——我到死也不會再聽到「警察」這兩個鬼字的哩！

清早，安托琳娜往勞動介紹所去領身份證，一直到天晚才轉回家來。塔拉斯掠了她一眼，一個字也沒問她。實在是沒有問的必要。

安托琳娜默無一語的往長凳上一坐，好像僵了似的。她就這樣坐在漆黑的廚房中，懶洋洋地垂起雙手，一言不發。老太婆伊甫洛森娜走攏去，在她身旁坐下。

——挨了打麼？——老太婆細聲問道。

——祇沒挨打。全都遭到了，——安托琳娜回答。——跪得我一生都夠受了。

——請准了麼？

——准我不到德國去，但還是要我去上工。

——去上工？——老太婆驚得雙手一拍。——老頭子會允許麼？你該唾他們一口惡涎啊！

——唾涎！那還行！我親眼看見有人在這介紹所裏被他們打得吐血咧！媽媽，不，我不是英雄。我下過跪了。

她一夜也不能成眠。她恍恍惚惚，總覺到隔壁房裏有塔拉斯的沉重腳步聲。『踱來踱去。踱個不休，——她焦急得難過。——無非是在咒罵我哩！』。後來竟迷迷糊糊的想到安得列了。她看見他渾身是血，連眸也不睜她，却逕直望過她的身子，望到她背後什麼地方去了，好像她是無影無形似的。她連忙跪在他的面前。『安得列，我在心靈上，念頭上，從來

也沒背叛過你呀！』。但他依然是望着前面，一言不發，彷彿沒有她在場一樣。而門外塔拉斯的腳步聲仍舊在那裏響着，又好像聽到有人譏笑的聲音：「塔拉斯，你的防軍裏有人叛變！叛變！」。

一清早她就收拾去上工，她極力避開塔拉斯的視線，但她從頭到腳都覺得塔拉斯是在注視她，沉默、惡狠狠地注視着她，——任憑怎樣，也躲避他不開。

安托琳娜終於向外走去，直到抽門門時，才哀聲說道：

——爺爺：你饒恕我吧！我：我挨不住打：

(四)

「我挨不住打」。現在她已經落到恐怖場中，每時每刻都覺得要挨打了。祇要一聽到高聲的喝叫，她背上就顫抖起來。此刻她的背成了她身上最靈感的一部份。她周身都是麻木的，僵硬的，祇有一個背是活着的。

勞動介紹所的那一天祇是驚嚇和凌辱了她一頓，而其他一切還是以後的事。

市政局住宅管理課的職務，起初，倒使她安然無事。那裏，誰也不願工作。大家坐着吃麥子。麥子殼就睡到寫字台的空抽屜內。